

中華民族壯麗史詩

——不堪回首話抗戰

樂恕人文·文一圖

歷史上又一幕悲劇

中國八年零一個月的抗日戰爭，在中華民族，甚至在全人類的歷史上，無疑地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史程。因為這一戰，中日兩國，結算了自甲午戰爭以來的敵友關係。更因為這一戰，使共產黨武力坐大，叛亂成功，政府退守臺灣；大陸上崛起了紅色的政權。它統治着六萬萬同胞的命運，影響到世界的禍福安危，到一個不可預料的將來。

撰述有關抗日戰爭的回憶時，我感覺到沉重的心情中，有縷縷舊恨新愁，交織起伏。因為，我今天生活着的地方，正是當年敵人的國土。我繼續在她的生存空間中渡過十多年的歲月；可是抗戰的故國山河，不知何年才能回到她的懷抱？！

算一算，那已是三十三年前的事了……

民國二十五年的夏天，我從故鄉成都經成渝公路，到達重慶；再乘民生公司的巨輪，沿大江駛往首都南京。以一個剛滿十九歲的少年，在風

光清麗的成都平原上長大後，初次外遊；看到長江的巨浪洪流，看見三峽的壯麗奇偉，不由得眼花繚亂，心情壯濶起來，對於祖國的山川形勝，更加崇敬和愛護。

我的故鄉雖是歷史上的名城，是一個擁有七十萬人口的省會，但走到南京，才發現諸葛亮論金陵地形所說：

「鍾阜龍蟠，石城虎踞，真帝王之宅。」以及李白詩句：「龍蟠虎踞帝王州。」的確有一番偉大的氣象，令人高山仰止了。

萬里壯遊後，我發生兩種感觸。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

喜的是：祖國山河壯麗，民稠物豐；國民政府正在勵精圖強，首都南京，呈現着一片蓬勃的新興氣象。憂的則是：從重慶到南京的航程中，觸目驚心，看見自己國家的門戶洞開，連內河中也來往或停泊着許多外國的軍艦。特別是飄蕩着旭日紅輝旗幟的日本海軍，處處耀武揚威，給我添了無限的仇恨和憂慮！

我追述這一段往事，正好作為這篇抗戰雜憶的楔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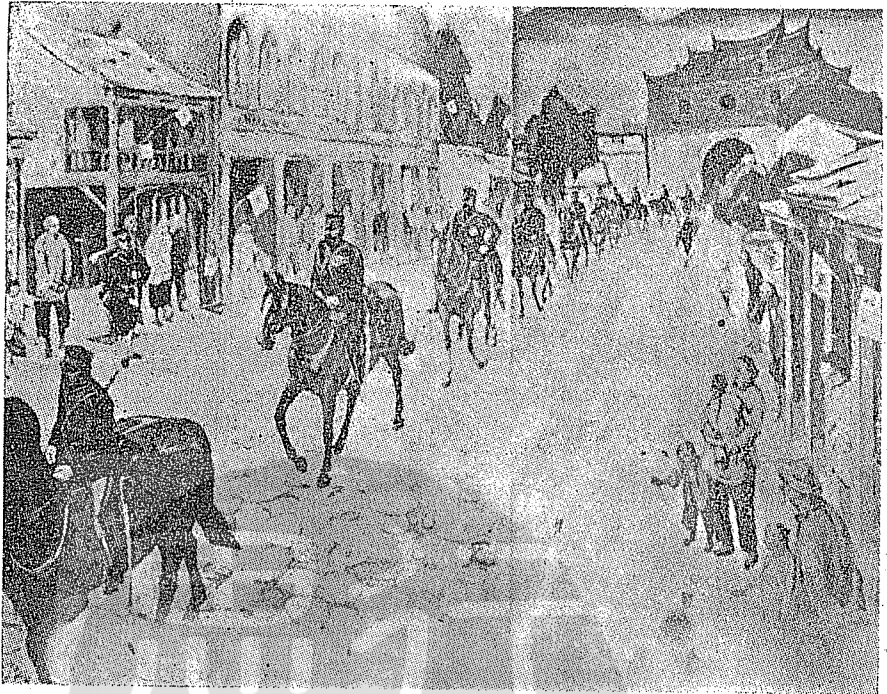
回溯歷史，自從滿清末葉以來，朝政不振，國事岌岌，其間雖然一度出了些所謂「中興名臣」如會左李胡幾位漢人，但他們的愚忠和智能，祇能挽救了滿清王朝在國內的惡運，如剿滅「太平天國」和「捻匪之亂」等；却不能抵抗外來的侵略。從「鴉片戰爭」、「中法戰爭」到「甲午戰爭」，大清帝國敗給了英法和日本。於是古老大帝國的弱點完全暴露，引起了殖民國家的虎視眈眈，企圖瓜分。再經義和團事件，遭受八國聯軍的侵入，於是中國變成魚肉，受到帝國主義的宰割和掠奪。

中華民國興起後，雖然有志之士，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下，很想奮發有為，可惜外國在中國殘存的舊勢力，和國內新起的惡勢力，始終阻撓着國民革命的進展。

從民國肇造起，直到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為止，中國才有了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，領

導全國，從事有史以來最艱巨的一次對外抗戰。這次對外抗戰不同於歷史上者，是在全面性和現代性，非復局部作戰可比，也不單 武裝戰鬥而

已。它是集全國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、和智力等等，來應付一個比我們更進步，更有準備的強悍的敵人——日本帝國主義。



甲午戰爭，中國失敗臺灣割給日本，日軍進入臺北市的情形。

在這次抗戰爆發前，民國

二十幾年的歷史，等於就是一部內戰史。地方軍閥的互相爭奪，中央政府和地方勢力的鬭爭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軍事，政府進剿共產黨叛亂的戰事……

可痛的二十幾年，國家建設就誤了，人力物力財力消耗了，由內亂的紛紛擾擾，引起了外侮的頻頻到臨。中華民族的血淚，不斷地傾瀉在自己的山河上，演出歷史上一幕又一幕的悲劇。

從「九一八」到

「七七」

如果從民國來看，引起中日八年血戰的導火線，應該從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二）九月十八日的瀋陽事件算起。

有了「九一八」事件，更由日本軍閥導演了偽「滿州國」的建立，中日關係惡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那時候，國際情勢對日本的侵略無形中予以鼓勵。第一次歐州大戰結束後，俄國共產革命已

經成功，赤色政權漸漸羽毛豐滿，展翅欲飛。西方帝國主義者們，在大戰後筋疲力竭，對於那一個共產怪物國家，側目而視，心懷憂懼。美國的擴展政策比較緩和，她雖然對遠東和歐洲的利益不能忘情，但國內孤立派的勢力強大，對外未便過份積極干涉。

「九一八」事件後，美國雖然在國際聯盟對日本提出譴責和不承認偽「滿州國」；可是在遠東和中國最有權益關係的英國，反而對日本採取姑息主義，間接助長了日本的氣焰。她終於一怒而退出國聯，造成既成事實，獨霸中國的東北；更積極經營，作進一步侵略華北的準備。

英國的姑息主義，有其存在的理由。她一方想藉重日本在亞洲的勢力，牽制和監視着共同的敵人蘇俄。另一方面她却妄想和日本取得諒解，讓日本在中國東北和華北，滿足侵略的野心和企圖；而她則霸佔着中國長江和珠江流域的經濟利益，不容他人染指。及後德、意獨裁政權崛起，更和日本結成三角同盟，也是縱容日本，形成包圍赤俄，對抗英美法的局面。

「九一八」後的國際情勢大概如此，而我們國內呢？

自從蔣總司令領導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，統一全國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；國內依然千頭萬緒，不能很快步上建國的正軌。

共產黨由秘密而公開，企圖取國民黨而代之，從各地暴動到公然在江西建立武裝部隊，與兵作亂，演成國民政府在江西的圍剿，使內戰擴大而延長；更造成日本帝國主義進逼的行動，終於

爆發了「七七」蘆溝橋事變，引起了中日間的全面大戰。

國民革命軍北伐告成，國民政府在民國十六年奠都南京後，全國的統一表面的，不澈底的。各省的軍閥們見風轉舵，紛紛歸順了國民政府；中央也樂得順水推舟，懷柔土著軍閥，封疆列土，希望他們共同來擔當建國的任務。可是事實上，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數個省區，各省軍閥林立，內戰頻仍。最顯著的無過於山東的韓復榘與劉珍年的內戰；四川則更不必談，內戰最多最久。各省軍閥對中央的政令是陽奉陰違，各人包藏

了種種野心。對於剿共軍事，袖手旁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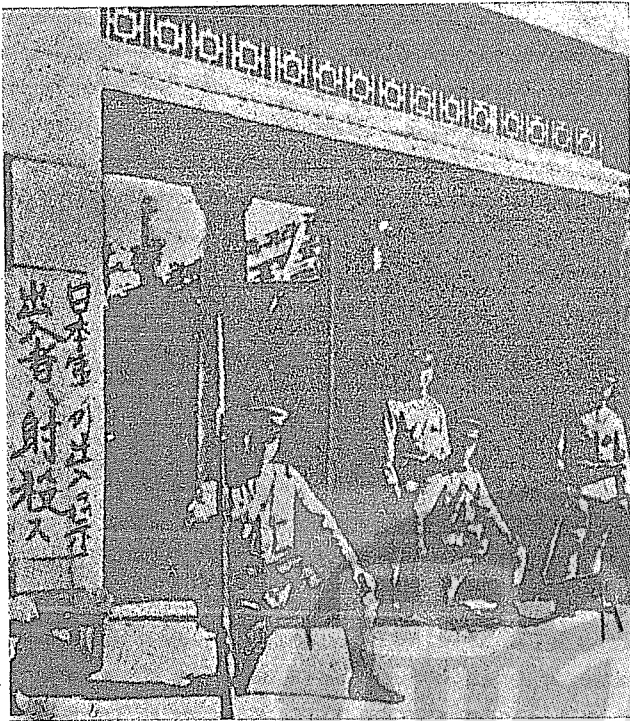
在「七七」事變爆發前二三年間，中央政府一面剿共，一面準備應付着進逼的日本帝國主義。身負國家安危禍福的蔣委員長和他的高級軍政負責領袖，在「攘外必先安內」的政略下，不顧國人的不諒解和譴責，忍辱負重，暗中準備抗日大計。

後來國人才恍然大悟，當年譴責中央政府不抗日，完全是不明瞭政府的用心良苦。當年政府一面剿共，一面就着手修建東南的鐵道和公路，甚而遠及中部和西南部。改革幣制，以求財政穩

定；擴展經濟建設，以求充實國力，寬裕民生；建立各種專門性質的軍事學校，發展空軍及機械部隊；拉攏地方軍閥以求政治上的團結等等。這一些事實，全是爲了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作遠大準備的。

日本軍閥的進逼，從「九一八」以後，可以說沒有片刻停止過。中央政府在委屈求全下，也會對日本的侵犯，英勇地可能地加以抵抗，比如「一二八」上海戰事，長城各口的戰事，熱河的戰事等等……都是在不得已當中的自衛行動。

這幾次的局部抗戰，刺激了當時的民心，全



九一八日軍佔領瀋陽



日本軍閥派人至天津挾掣溥儀夫婦赴東北充任偽滿傀儡皇帝

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情緒高漲到了極點。先後在各地發生的反日運動和排日事件，真是風起雲湧，怒潮澎湃。最有名的莫過於「北海事件」，「漢口事件」和「成都事件」等等。在這幾次事件中，忿怒的中國羣衆，把幾個日僑擊斃因而引起了日本軍閥的狂怒；要「膺懲」中國。

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冬天，當江西的共軍，突圍逃到陝西省北部，只剩下兩萬多人，就快要被政府軍隊消滅的時候；突然，圍剿共軍的東北軍在張學良統率下，發動了「雙十二」兵變，在陝西臨潼華清池，扣留蔣委員長，造成停止剿共和

一齊抗日的協定。

蔣委員長脫險回京的時候，全國人士所表現的盛大慶祝和擁護的熱情，使得日本軍閥望而生畏。他們已經看明白，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，全國可以一心一力的抗拒日本。如果再遲上三五年，中國就會更統一，更有力；那麼，日本想要再前進，恐怕就很困難了。

那時候，在河北東部二十二縣早已建立了以殷汝耕爲首的偽「冀東政府」；日本又強迫中央軍隊自平津南調，建立了緩衝的「冀察政務委員會」，以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爲首，主持河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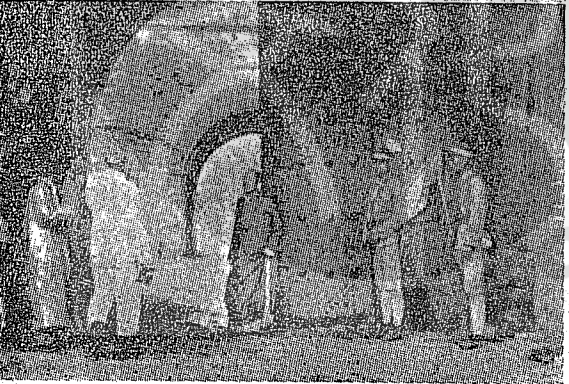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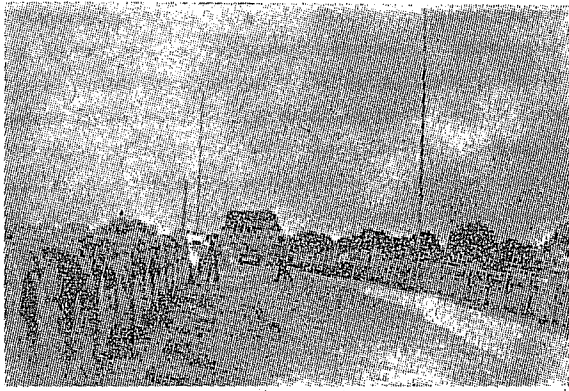
和察哈爾兩省的軍政事宜。自然，這兩者不能同日而語，殷汝耕是道地的漢奸，而宋哲元則是中央同意要他去勉爲其難，維持華北危局的。民國二十六年一開始，日本軍閥在華北的侵略行動就更加積極了。

日本華北駐屯軍陸續加強兵力，武裝保護下的走私愈來愈猖獗，使中國海關的稅收，遭受嚴重的損害。

風雲更加緊急，日本軍閥又進一步發動所謂「華北五省自治運動」，同時又完成對北平和天津在軍事上的包圍態勢。日軍並且不斷在平津城內外舉行軍事大演習，時局異常緊張。南京方面對日的外交談判，則陷於退無可退的地步。

蔣委員長曾經在「七七」前不久，發表了對處理嚴重時局的原則：「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，決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」局勢實際上已經到了總爆發的前夕！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七月七日晚上十時左右，北平南面蘆溝橋演習的日本華北駐屯軍，藉口一名日兵失蹤，要強入宛平城搜查，經我守城的二十九軍的吉星文團加以拒絕。於是日軍開砲進攻，我軍奮勇加以還擊，戰鬪一開，逐漸擴大；中日全面大戰的序幕就此揭開，戰神於是宰治了中日兩大民族八年的噩運！



(上) 事變發生之蘆溝橋及宛平縣城門。
(中) 左上角吉星文團長及誓戒戰士。
(下) 軍情緊急期中的宛平縣城門。

